第十一届大致坡
琼剧文化季

编者按

海口大致坡素有“琼剧之乡”美誉，一年一度的琼剧文化季，是海南传承本土戏曲文化的重要平台。第十一届大致坡琼剧文化季如期启幕，梨园好戏精彩上演。即日起，南国都市报推出系列报道，聚焦琼剧台前幕后，听新老演员诉说传承路上的感悟与探索。老一辈艺术家坚守本味、言传身教，守住琼剧的根与魂；青年新秀大胆表达、主动出圈，用新姿态为古老剧种注入鲜活气息。一老一新，薪火相接。这场跨越代际的对话，既是非遗技艺的接力传递，也是琼剧拥抱年轻受众的一次探索，让海南琼韵焕发新生机。

琼剧编剧陈涣：海南话说不流利，却打磨出《黄道婆》等多部佳作

十七载“慢熬”琼剧
一支笔打捞海岛风骨



琼剧《路博德》剧照。（陈涣供图）

一折琼腔，牵起跨越海峡的情缘；一支素笔，打捞沉睡千年的海岛风骨。

陈涣，笔名陈艺天，是海南省琼剧院一级编剧、创作研究室主任。他的笔名“艺天”，藏着做戏人最朴素的信条——心怀敬畏，戏比天大。

从福建戏班伴着潮剧锣鼓长大的少年，到扎根海南深耕琼剧的一级编剧，陈涣不会流利地说海南话，却打磨出《路博德》《海刚峰》《黄道婆》《丘濬问天》等一部部饱含海南气韵的佳作。

他自喻“天涯摆渡人”，以戏为舟，将沉寂在泛黄史料中的海岛先贤请到聚光灯下；而回过头来，又是这些先贤，渡着他这个异乡人，在第二故乡海南扎下了根。

□南国都市报记者 任桐



陈涣在与同事讨论。（记者 黄东光 摄）

专访视频
扫码看

从小“泡”在戏台旁 锣鼓一响他就坐不住

陈涣对戏曲的敬畏。是打小“泡”出来的。

老家福建东山岛，父亲是当地业余潮剧团的司鼓、领奏，母亲年轻时也登台唱戏。小时候一放学，他就往戏班里跑，“锣鼓一响，我就坐不住了”。看人家排戏、演戏，看着看着靠在边上睡着，戏散场才被爸妈领回家——看戏不是爱好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真正让他走上编剧这条路的，是高中校门口那个一墙之隔的县剧团。团里的编剧和父亲相熟，看他喜欢，就让他帮着抄剧本。结果这一抄，就上瘾了，连大学也没去成。后来他到县广播站做采编，又给民营剧团做字幕，头脑里不知不觉装了上千本传统剧本。

2003年，他的处女作潮剧《血溅三宝袍》被广东潮剧院一团搬上舞台；2007年，他作为全省唯一一名业余编剧，被选送进上海戏剧学院高级编剧研修班，拜在当代著名剧作家罗怀臻门下。

结业前夕，导师一句邀约：“结业后到海南。”那时他对琼剧知之甚少，连忙上网找来音频细细聆听，欣喜地发现琼剧与潮剧同属闽南语系，声腔脉络相通，多年写潮剧的功底有衔接的可能。2008年，他第一次踏上海南，一天一夜的长途大巴颠簸劳顿，陌生的环境让他满心忐忑，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。可导师的邀约始终萦绕心头，几番思索、反复权衡之后，他下定决心，携爱人一同奔赴海岛，这一落脚，便是快十七年。

踏上这片土地之后，陈涣慢慢读懂了琼剧独有的气质。“它是比较开放的，可以吸收各个剧种的专长优长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个平台是一个福地，是一块沃土。”一头扎进海南厚重的历史文化里，他愈发惊叹，这里的历史文化资源取之不竭，“就是我这辈子都写不完，太多了，太丰富了。大量的史料、故事，真的是学不完的。”这份源源不断的滋养，也让他安下心来，沉下心扎根创作。

然而，语言成了第一道坎。他不会说流利的海南话，于是他就把自己当小学生，案头常年放着海南话音韵工具书，每句唱词都拉着老艺人问：“这么押行不行？唱得顺不顺口？”他说，方言声腔就是琼剧的命根子，“声腔一定要姓‘琼’，这条底线我从来不敢松。”

在“历史缝隙”里 写活了英雄人物

陈涣写戏，有个习惯：自觉避开“高大上”。他说：“我们要让人物说人话。‘高大上’的观众早就不爱看了。”

他说的“历史缝隙”，就是要严格尊重史料，在史料留白的角落做合理的文学想象，给骨架填上血肉。

写《路博德》时，这位西汉伏波将军史料记载少得可怜，反而逼着他在缝隙里找戏。他设计了两头烧船的呼应：开场路博德登岛，烧掉部分战船，表的是不兴征伐、以仁安民；珠崖安定后，俚乡百姓舍不得他走，反倒烧掉朝廷来接他北上的官船。这个意象，国家京剧院的专家看完赞叹是“神来之笔”。

写得最过瘾的，是《海刚峰》。传统海瑞戏容易写成清官符号，他却专门截取海瑞晚年出山，直至落幕这段高光，写一个有委屈、有眼泪、带着烟火气的老头。他说，英雄首先得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他站在十字路口进退两难的抉择，才有分量。

为了把人物写活，他不惜慢熬。许多戏构思十几年：剧本交出去，改到半夜是常事。2023年9月《路博德》连排验收，他连夜推倒重构，还给戏里新加了一个人物；夜深人静改不动时，常是这些海南先贤在推着他往前走——当年他们在岛上开荒、守公道、为民奔走，那股韧劲，反过来给他打气。

他的创新八字诀： 守正不泥古，创新不离根

面对琼剧创新，陈涣记着八个字：守正不泥古，创新不离根。

他的创新，是文本上换叙事方式——不再平铺直叙写人物一生，专挑最有张力的横断面，就写“问天那一刻”“烧船那一夜”；是舞台上提升审美，把粤剧的节奏、越剧的细腻拿来参考，但绝不照搬，声腔、写意留白这些根本，动不得。

2023年10月，他接连三部戏首演，白天泡排练厅、晚上回家改稿，经常串戏。最难忘的是《海刚峰》首演谢幕，台下掌声久久不停——“前面熬的无数个夜晚，全值了。”

他最欣慰的事，是蹲在剧场后排，数进场的观众。两个小时的戏没有中场休息，他的戏“很少有人提前退场”。在他看来，戏好不好，观众说了算，“只要能撞击人的心灵，能引起共情，观众就会接受。”

如今，他正把这份手艺传给年轻人。有人来学编剧，他一视同仁、倾其所有：“有问必答，有求必应。”他指导年轻编剧执笔“清官嘉言懿行”系列，带他们一起参与《路博德》《海刚峰》。

快退休了吗？陈涣笑着说：“身份可以退，笔可以不退。只要有人需要，我们就要写下去。为时代讴歌，为人民创作。”十七年，他把最好的年华熬进了琼剧的唱腔里。他常说，做琼剧急不来，“慢熬才能熬出筋骨。写得出真情血肉，台下的人自然愿意跟着戏，笑着流泪。做到这样，就值了。”